

我们这些故事里珍藏着记忆，珍藏着感动，珍藏着难以忘怀的青春……



bloom 盛开
新概念书系 03-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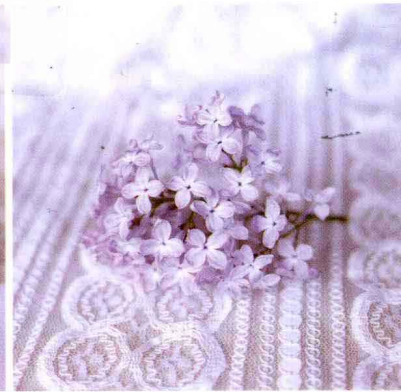
方达◎主编

萌芽^{MENGYA}12年

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**完美集** 不完美

时间，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，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。

很多记忆，悄悄从枕美的日子里溜走，终归阳光下渐渐消逝的影子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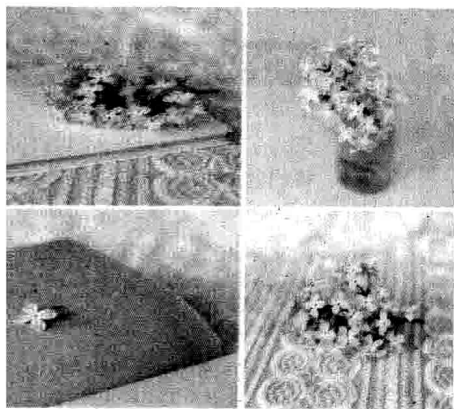
新蕾出版社

bloom 盛开
新概念书系03-35

方达◎主编

萌芽^{MENG YA}12年

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完美集 / 不完美



时间，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，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。
很多记忆，悄悄从枕着的月光里溜走，模模糊糊，像是月光下渐渐消逝的影子……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萌芽 12 年·实力作家作品范本. 完美集 / 方达主编.
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0.9

(盛开)

ISBN 978-7-5307-4940-1

I. ①萌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6867 号

萌芽 12 年·实力作家作品范本. 完美集

主 编: 方 达

责任编辑: 刘长鸿

特约监制: 李耀辉 杨雅茹

特约编辑: 叶夕夕

特约印制: 徐冬梅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·张雪

内文排版: 刘珍珍

出版发行: 新蕾出版社

E-mail: newbuds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newbuds.cn>

地 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

出 版 人: 纪秀荣

电 话: (022)23332422

传 真: (022)2333242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9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目录 CONTENTS

133 126 119 116 108 102

成长就这么快 / 洪洋
西郊的兰花草 / 黄集攀
卖伞者 / 袁鸿杰
爱是红色的 / 陈吉文
不存在的杜蕾丝 / 贺伊曼
安然之夏 / 高伟

086 074 061 052

蓝色大雨 / 周晓燕
蝶与十二的彼岸 / 郭敖
女孩子的花 / 呢喃的火花
衫间纽扣心底痕 / 另维

038 030 016 004

一切都来不及 / 洪洋
墙 / 唐棣
恶童 / 李遥策
失重的人 / 丁楷簇

小说的忧郁，蓝色大雨

超写实小说，一切都来不及

188 171 154 140

长歌：世事如烟

世事如烟 / 严正冬

阅读史 / 蒋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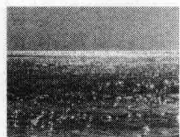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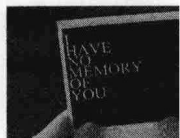
红颜 / 张雨涵

一年，流年 / 高伟

盛世传奇，镜花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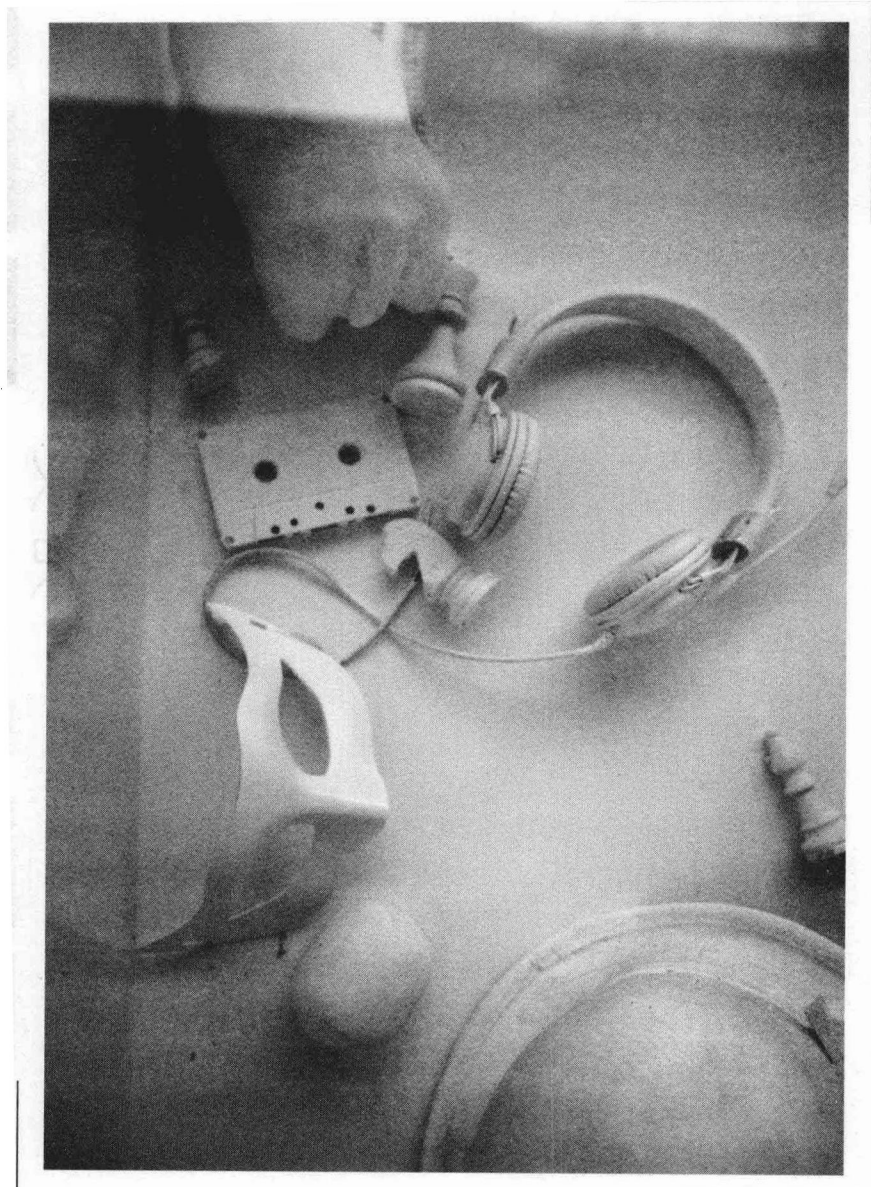
231 224 206

镜花缘 / 陈元军
从野猪林到风雪山神庙 / 张佳玮
少女心 / 李晔



美，完





经过她时，她还是没抬头，

我走到她面前，

用双手把她的脸抬起来，

快速地在她的唇上亲了一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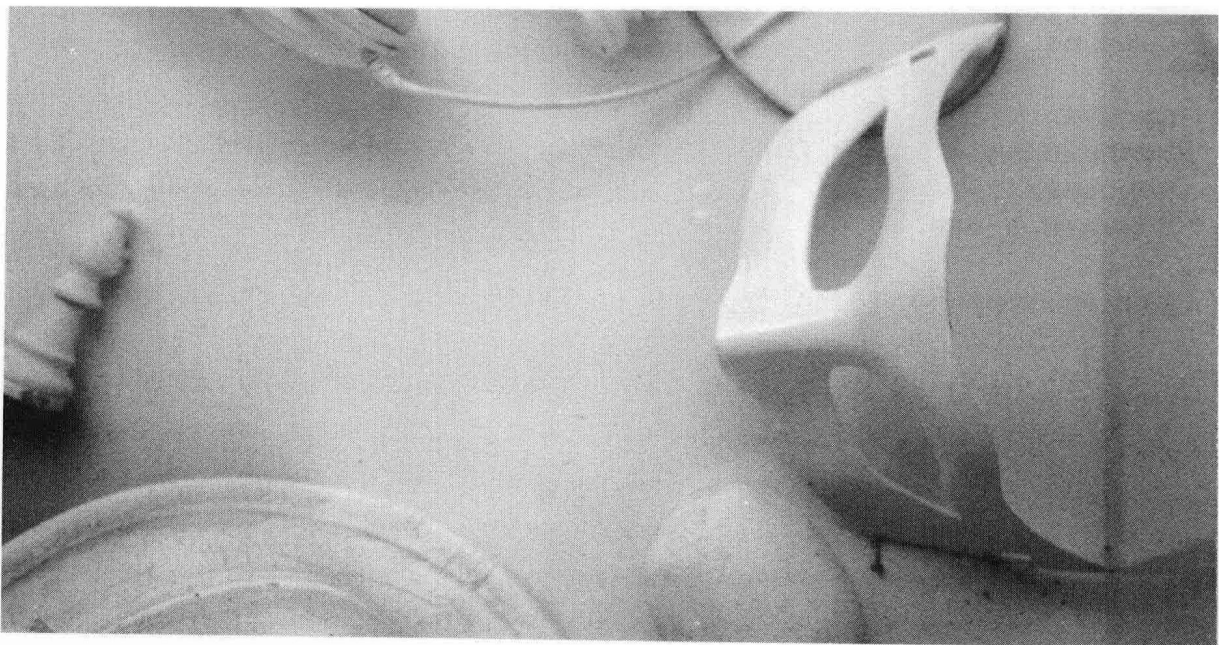
沾到她软软的唇，有一点甜味。

紧接着，我逃一般快速离开休息大厅。

超写^实小说

一切都来不及





一切都来不及

文/洪洋

洪洋

出生于湖北黄州。笔名黑天才，喜穿黑衣和在烈日下行走。欺软怕硬又好打抱不平。2001年初接触网络，并逐渐由诗歌改为小说创作。在文学观念上靠近“先锋文学”，但对“先锋派”本身的迷惘感到无奈和失望。喜欢寻找语言和自身之间的融合。

出版有《脏》《抵制喜剧》等书。



【一】

灵谷寺这边的房子便宜些。两年前在南京，我住城市的另一头，那里都是外地来的打工仔。每每下班时间，人像弹落在地上的烟灰一样多。我和同事们租住在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里，女同事六个，住在稍微大些的房间。我们四个男的住一间小的。炒菜时房子里到处飘着油烟味，呛得所有人都咳嗽。后来大家只下面条，因为没有油烟味，又比较省钱。

现在我一个人住个单间，房间很大，但屋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，再没其他家具。我买了张草席铺开来放在墙边，把换洗衣服摊在上面。地板很简陋，房东舍不得用水泥，只用木头板子隔着一二楼。有一次我洗完脸，水不小心泼到地上，渗到楼下的老板娘床上。好在老板娘还算客气：她长得胖胖的，很有些和善。她在楼下扯着大嗓门喊：水不要泼到地上啊，都滴到我家床上啦。第二天我好心帮她家洗被套床单，被老板娘赶走了。她

丈夫是一个小老头，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着方言，似在咒我。

灵谷寺路往里走就到中山陵，据说里面很漂亮，我从来都没进去过。每天早晨起床出去上厕所（出租屋里没有上厕所的地方），走上一个小土坡就可以望见那个高高的陵墓，路旁都是很高很粗的梧桐树，很美，又让我感到有点阴森。我总是站在那个土坡背后撒尿、大便，眼睛就朝高高的陵墓看去。

我隔壁住着两个男青年。每天凌晨四五点才回来，在木头地板上走来走去，出去倒水洗脸，洗漱完毕俩人睡在床上聊天。我是个睡觉必须一点声音都不能听到的人，总失眠。我希望他们说话的声调不要压得那么低，让我既听得见也听得清楚，而不是像现在，嗡嗡的模糊的人声。我房间空荡荡的，还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回声。有时他俩其中的一个用拳头打墙，不知是为什么事痛苦了，还是练拳头。咚咚地响。一楼的三间房租给三个考了两年研的学生。一个学生老咳嗽，并把痰咳出来吐在地上，用脚来回在地上擦拭。

这几天明显感觉到冷，睡觉时必须把外套和毛衣盖在毯子上才睡得着。半夜冻醒了，隔壁的青年人刚回来，吵闹，拿拳头擂墙。我只能爬起床到街上慢跑，热了再回去睡。这郊区的夜里有无数的星星，天空仍湛蓝一片，路灯亮着一根根延伸出去，亮光上蒙着一层雾气。平时看得寻常，今夜看着却生了一丝的凄凉，孤独的夜晚，我一个人为了取暖在这路上走来走去，我父母知道了是要心酸的。脚步慢下来，呼了几口寒气，回房去睡。上楼梯的时候学生又在咳痰出来，我低声用家乡话骂了他。把被角掖紧还是冷，我决定第二天一定去买被褥和垫絮。

超市的被子很贵，七斤的被子要一百多块钱，一个枕头都要三十多。我被这价吓回来了，以前不是自己购置，不知道这么贵的。又不好空着手出超市，买了罐可乐，排队时看见后面一个瘦小的女孩推着一车东西过来，我仔细看了看推车，里面全是吃的。看她的长相可以感觉到她是个很容易到手又很能体贴人的女孩。我仔细地盯着收银员，看她皱不皱眉，她面无表情地给可乐消磁，把票和钱找给我。出超市前我望了望正在把食物往台上摆的女孩，要不要等等她呢，可能她需要我帮她提东西。我朝她一笑，走了。

还是小店的商品便宜。有一种薄被褥，一捏就知道是黑心棉，没有什么棉花这么滑、这么轻。我问他多少钱，看他到底会不会骗我。他直接说，这床被子啊，不是卖给你这类人的，十块钱一床你要吗？我快活地说，要哇，给我来两床。他楞了一下。另外有种被褥六块钱一斤，四十块买了床七斤的。我抱着三床被褥往家里走。临走前他嘱咐我，那床厚

被褥最好是垫在床下压两天再盖。

回到家，我仔仔细细捏着被角，把被子铺开。想到小时候母亲缝被套，我在缎子面的被套上轻轻地躺下，看她一针一线地缝好，两人一边聊天，她说着笑话逗我。把厚被子也铺在床上，在床上滚来滚去压平。夜晚睡觉的时候感觉好多了，睡在床上如睡在云朵里。快睡着的时候我起身把搭在被子上的毛毯撤下来，它得留到天更冷一些的时候再用。

【二】

夜里除了去网吧打打游戏，我也会到学校里面去走走。离开校园已久，学生的心却褪不去似的，总怀疑自己还在学校。沿着栽满梧桐的小路向前走，路边的小店里有时候会庆祝某个人的生日，把啤酒瓶碰得很响。在树荫里走，像是在个棚子里行走，暗暗的树影夹杂着路灯，树叶在地上摇曳。学校的左侧有一个小广场，是我来学校必去的地方。我喜欢在里面坐到夜深人静。偶尔，里面会有情侣的接吻可看，我斜着眼望着他们吻在一起，再分开。圆型小广场的中央有一台石钟，大概正确的称呼是“日晷”。它的周围铺着一层鹅卵石。在小广场的外面，是一层层如草芥般的参天大树。我走得累了，会在石阶上坐一坐，抽支烟，喝罐可乐。两年前的南京时，常常就是在外面买包烟，买瓶可乐，一共花七块钱，在外面看看女孩，也看看地摊上有什么便宜的东西可买。

小广场的人逐渐随气温降低而稀少。人多了，我反而有些不知所措，有时候我会在黑暗里哭，心里反复想我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呢？曾有个管理员角色的人来问我为什么坐在这儿。我先说我是学校的学生，他问我什么系的，我答不上来，就求情说我是附近工作的，晚上无处可去，到学校来坐坐。他怜悯地看了我几眼，用暖和的声调说别坐得太晚，着了凉不好。也就是那一天，我感觉到冬日的临近。

前天发了几十封电子邮件出去，七八家回信婉拒了我。有三家想聘用我，薪水开得特别高，我怀疑是传销，没答复他们。至于人才市场，早不去了。每次去我都迷失在人海里，看着别人有的信心满满，有的一脸沮丧。大家都想找一份好工作，有个光明灿烂的未来，这似乎好难。尽管他们手里拿着很厚的简历，我知道，大部分人和我一样，什么都不会找到。最后一次去人才市场，我漫无目的地在人堆里穿梭、浏览。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把我叫住。她的脸瘦削，我了解这种面相，它装满了渴望性欲的爱。她说：“你要找什么工作？你的简历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没带简历。”她问我会做什么。我苦笑着说：“我什么都不会做。”她有点不信，看了看我的眼睛，又信了，很失望地小声叹了口气。我对她道了声谢谢。我记得我是道了谢的，又似乎没有说就走了。

电子邮件大概也没什么戏，我关了信箱一边看旁边的人玩网络游戏，一边听歌，出网吧时天快黑了，我在路边买了六个烧饼，三个现在吃。我的银行卡里只剩下四十多块钱，免不了又要向家里要钱。我实在是不能再张口向家里要钱了，他们很不容易。我旅行箱里的应急银行卡里还有二百多块——我总想忘掉这张卡里还有钱，等到我山穷水尽再想起来。看来还是得取出来。

【三】

我不想待在这间宽阔空旷的屋子里，也不想再去找工作。假如我不找，工作不会找上门。可我不想去找了。我的状态不好，很不好，我必须把这段低潮期度过再去好好找工作，把自己收拾得干净、清爽一点。我的精神很不好，隔壁的两个人依旧很晚回来，影响了我的睡眠。我和胖房东提了意见，也没得到改善。这几天天天吃面条，在面馆里我尽量坐久一点，那儿有台电视，可以看看，消磨点时间。有一次在那里坐了两个多小时，把一个放了很久的综艺节目看完，老板娘不停地在我身边骂她的女儿，以此来赶我走。白天的时候我也到学校里走走，看到活泼的大学生们嬉笑着经过，心里有恨意，又羡慕。

今天出门到网吧看电影，忘记把家里的“热得快”从暖瓶里拔出来，晚上回来看到“热得快”和瓶口已经死死粘在一起，水流了一地。水渍围着一个水瓶圆圆地散开，像个扁头的娃娃。本是渴了才想起回家烧水喝，现在水瓶和“热得快”都不能用了。我要不要出去再买一套来？买是迟早要买的，早买早用，晚买了吃亏的是自己。

灵谷寺路往西就到孝陵卫，它是这一片商业比较集中的地方。梧桐树叶残落在地上，风刮过来，只听枯叶在地上被风拖得刷刷响。不远处紫金山带着日暮消沉的暗淡，路灯像一根手指上亮着的灯。早些时候还围着路灯打转的秋虫没了踪影，灯火再无半点暖意。空旷的马路上，几个等公共汽车的人。一个女孩把衣服上的帽子套在头上，跺着脚。黄昏的孝陵卫人总是很多，走几步就要往旁边让一让，有时候还不小心踏到盲道上。虽然离真正的冷天还有些日子，然而也很能够使人感到冬天的悲凉的一个晚上就要来了。

走进五金店，我把刚在地上拣的一盘老磁带放在柜台玻璃上，喊老板给我拿个暖瓶。

女老板走过来问我要大的还是小的，我说小的。

“噢，不是四块吗？我又不是第一次买。”我说。

“上次，好多东西上次买都会便宜。到冬天了，有些东西再买要贵些啦。”

我本还想与她争辩几句。我说不要了，走到门口，她在后面喊：“哎哎，好好好，卖给你了，真是急性子，”没等我说话，她接着说，“就做个关门生意吧，四块就四块。你还要什么？你刚刚说还要‘热得快’？五块钱一个。”

我说：“不了不了，我忽然想起我还有事，我明天来买好吧。”

“好啦，‘热得快’也算你四块，我这是亏本了，真是亏本了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不是不买，是真想起来有事，我明天一定来买好吗？”

“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这样，价都谈好了又要走，亏本价都说给你了，这么冷的天还守在店里，今天下午我还没开张呢。你到隔壁店里去最低也是这个价，你不用到处看了。”

我连声道歉，老板娘却不理睬，将暖瓶和“热得快”塞在一个塑料袋里，还有那盘有《花好月圆》《九九女儿红》这些老歌的磁带也塞进去，一齐放在柜台上。她看着我。

“真的老板，不是我不买啊，我是真想起来有事。都说好价了我怎么会不买呢？只是我去办事，提着东西不方便。我是说真的，这东西你帮我存起来，我明天中午一定来拿。好不好？”

【四】

走到浴室门口又转了回来，现在进去还早了些。我扭转身朝附近的学校走去。

坐在学校里的小广场上，我低着头，在广场上的鹅卵石路上转圈走着。一个老太太拎着个很重的塑料袋在我身边看了四五分钟，过来和我说走这个路要脱鞋才有治疗作用的。我就脱了鞋，走几步，疼得受不了，脚也冷。

找了个石阶坐下。口里有点寡淡，往地上吐口水，不想抽烟，可不点一支烟，在黑洞洞的深夜里又显得孤单。我看着燃烧的烟头，烟灰慢慢把红红的烟头包裹起来，我轻轻点一点烟蒂，那火从烟灰里蹦出来；烟头快灭了，我吸一口。看了一会儿眼睛有点花，我望一望沉沉的夜、广场旁边高大挺拔的树影。远处楼房里有一盏灯被关了，像是在我的注视下不得不关上，我把视线收回来，把烟头踩灭，再点上一根。

拿烟的手露在外面有些冷，我站起来走走，一站，头就晕了。站了好一会儿，眼前逐

渐亮了起来。走到树丛里，在四周拣了把枯叶点着烧起来，把手放在上面烤。

“嘿！你在干什么呢！这里不许生火知道吗？快熄灭了！”这是那个管理员的声音。我赶忙用脚把火踩灭，两腿连迈几下跳过石阶撒腿向学校外面跑去。快出大门我才慢慢走起来，否则真会被人当小偷抓住了。那个管理员一定知道是我，除了我还有谁那么晚在小广场上待着。出去的时候保安又看我一眼，还是没说什么。路边的宵夜摊有人说：霜冻了，昨天夜里毛巾都变硬喽。路总这么短，一下子就走完。仍不情愿就进浴室，我在几个烧烤摊前转悠了一会儿。

进浴室时就感觉到暖和了，眼镜片上马上蒙上水汽，似把这屋的暖意都用眼睛看见。我把眼镜拿下来在毛衣上擦净水汽，仔细看了看洗澡的价目表。“洗澡到这里来换鞋。”柜台那儿的姑娘喊我。

我点点头，向她走去。她身边的小伙子把一双拖鞋放在柜台上。“换个鞋吧，出门的时候才结账的。”我哦哦地答应着，把钱包塞回到口袋里。

“你这儿过夜怎么算钱的？”我站在柜台边换鞋，差点摔倒了，一把扶住柜台。

姑娘忍住笑说：“浴资十块，过夜加十块钱。”

“哦，可以睡到什么时候？”我把自己的鞋放在柜台上。

“明天下午两点半之前离开都可以的。”她说。

走进男浴室，脱了衣服，服务员帮我锁上柜子。我走到镜子边，看了一眼赤裸的自己。这样瘦，只一副骨架，皮包骨头。我看到我还有鲜红的嘴唇这才平静了些，这大概是我区别于那些病痨鬼的唯一标准。我提了提气，朝浴室里走去。走到门口，一个服务员问我要不要毛巾。我担心要收钱。以前不就是这样么，要了条毛巾就加收十块钱，但这个小浴室不一定会收钱吧。还是不用毛巾，出来的时候擦就是了。

没戴眼镜，模糊的光着身子淋浴的赤裸的人，在浴池里迎面走来的赤裸的人，在浴池里只露出脑袋的赤裸的人。哪儿还发出一声进入热水中舒服的呻吟，听上去很享受。我在池边试了试水温，似乎有些烫。我一下子把全身浸在热水里，全身痉挛了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如死了一般，在这热水里躺着。

我闭上眼睛，全身浸泡在这高温的热水里，眼里几乎被滚烫的水逼出泪来。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突然我连忙制止脑海里出现的一些画面。我什么都不要想，只要能在这水里坐着就好了。

我在水里几乎要静止了，水很烫，身体稍微动一下就重新感觉到高温。我闭上眼睛，在水里坐着。旁人舀水的声音回荡在浴室里，回声很大。偶尔天花板上的水蒸气结成的水珠掉下来，有一滴冰凉的水滴到我头上。

渐渐地感觉到自己身体发热，越来越热，在水里一刻也不能多待，一刻也不能忍受。这热气腾腾的水让我想大喊大叫，又很想把头也埋到这水中。最后，我跳起来，坐到浴池边上喘气，肉都被烫红了。我搓着身上的污垢。

浴室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，有多少人到夜里十二点还在外面洗澡不回家。正搓着，一个光头男人急匆匆地跑进来，几乎是跳进了池子里。他手里拿着条毛巾，在身上、脸上擦来擦去，动作很快，一边擦脸一边把粗气吐在毛巾上。他起身的时候看到他背上文了一条青龙，还没看清楚，他已跳出水池，直奔浴室外。他只在水里待了五分钟不到，大概只把身体泡热就离开了。

我慢腾腾地又溜进水里躺着，又慢腾腾爬起来在池边斜坐着，索性躺下。还有一夜等着我过。闭着眼睛躺在池边，等汗出来。在这样享受的时刻，我到底是想一些事情好，还是什么都不想好？我想着。最后只想到一个男人赤裸裸平躺在热气腾腾的浴池边沿，一双鹅黄色的拖鞋在地上，上面有些许水珠，裸男喘着气，又尽量想让气息舒缓平坦，他全身通红。我想着，假如这个时候我的那儿硬起来，该多尴尬，假如还有个人进来，看见，那就更尴尬了。越这样，那玩意儿更有硬起来的想法，且脑袋里开始想些淫秽的事，越想越淫秽，一些恶心刺激的场景也出现了。一个粗野的声音忽然问我擦不擦背，吓了我一跳，慌忙跳进水里。

【五】

随着服务员的指引，往浴室里走，毛巾是不收钱的。穿着滑稽的浴袍，在镜子前梳了梳头。穿过走廊进休息大厅时温度开始降低，一个女孩推开休息大厅这扇吱吱呀呀响的门，穿着白色的短裙，绿色的小背心，迎面走来。我侧身让她走过去，顺便大力吸一口气，她身上是比较香的，又马上想到“庸脂俗粉”这个词。做这行的能用多好的化妆品？又或许是洗面奶，而不是香水的味道。

出乎意料，休息大厅里还有一些人。这里到处都像是阴暗的角落，大厅的另一头摆着两台大电视。小床里，有的人在聊天，有的已经打起了呼噜，有的人在看电视。在最靠

近吧台这一排的带靠背的单人床上，还有些亮光，越往里越黑暗。当眼睛适应这暗光后，我立即选择了最里面那一排。朝那儿走去，担心那靠墙的位置被人占了。还好，只邻近四个床位的地方有个人，已经睡着。我脱鞋，猫了腰，慢慢爬到床上，把可乐、香烟、打火机、薯片轻轻摆在旁边的小桌上。面前的大电视在放一部很老的香港喜剧片，我大概是看过，觉得场景熟悉。把可乐打开灌几口，把烟点着抽，撕薯片袋子时噼啪响了一阵子，一个人起身往我这边看了几眼，嘀咕了几句什么又躺下去。吧台服务员走过来，我让他把电视声音弄小点。他看看周围，啪地把我这边这台电视关掉。

我在黑暗里抽着烟，刚才坐在另两位客人那边的女孩起身走了过来。把淡粉色短裙稍稍向上拎了拎，屈起膝盖跪在床边，先跪左腿，在这漆黑臭烘烘的大厅里，她膝盖雪白。把另一条腿也跪上来。她双膝跪着向我的上身挪行。到我身边了，她调整了一下姿势，一只手放在她并起的两腿之间，另一只手撑在我肩膀上，很用力，像把全身的重量都加在我身上，仿佛没有我的支撑她就会倒下，那么大的力气。我略垂下头。看她有一道很深的乳沟。她再靠近些，我微微低下头，她又凑过来一点，仍把乳沟放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

“先生，要不要敲个背？”她说。她声音很轻、很轻，在这么安静的休息大厅，她的声音轻得……只送到我的耳内。我还没来得及先礼貌地微笑，就开始摇头。她眼睛确实很大，竟有些假，眼睛里像是有水。颧骨也有点高。她跪在床边，哀哀地看着我，这眼神必是习惯的。她如果在照片里，看久了，会双眼湿润，像想起什么悲凉的事。瞳仁很黑，密密的头发，有些刘海，刘海的位置，像情书送给了该送的人。圆型的小嫩脸，嘴角上翘，似微微地笑，又把入推向不怀好意的地方。很年轻啊，我想做她这一行的大多数都很年轻。她的声音脆脆的，不柔软，也不强硬。我温柔地说：“今天不了，坐一下就睡了。”

“那好，先生好好休息。”她的声音还像刚才一样亲切。她手撑在床上向后退了几步，脚放到床下，这才反过身，坐在床上把鞋穿好，也没有回头，走了。她回到刚才她坐着的那张床上，轻声和他们交谈起来。我一句都听不到。

我也不想听到，别人的好事别人自己成全。我把薯片拿出来放在嘴里，小声嚼起来。再喝口可乐，想着喝多了晚上可能睡不着，就丢到一边。不过冰凉的碳酸饮料倒进肚子里去，滋味是不错的。

人似乎被这冰凉的液体弄得有点清醒了，一直出的汗停下来，倦意上来了，却又睡不着。旁边的人的磨牙声真可怕，似乎是把牙全拿下来在一大片玻璃上不停地磨。我全身的